



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张莉清

(江汉大学 政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56)

摘要:纳米比亚非殖民化事业之所以曲折漫长并最终走向胜利,美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之一。美国从保护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利益,确保矿物原料的源源供应和好望角航线的畅通与安全出发,并基于遏制苏联扩张的考虑,介入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美国采取两面政策,既维护和支持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殖民统治,又同情纳米比亚的民族自决诉求,在助长殖民者侵略气焰,延缓了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进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纳米比亚独立事业的进展。尤其是在 1970 年代中期后,美国积极斡旋和调解,尽管动机不纯,但客观上促进了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和平解决。

关键词: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美国因素;两面政策

中图分类号:D73.62(4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11-0148-04

较之其他非洲国家,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进程最为曲折、漫长与复杂,直到 1990 年才获得独立,成为非洲大陆最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①诚然,地理上与之毗邻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极端顽固,始终没有放弃霸占纳米比亚的意图是影响这一进程的的决定性因素,而远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的直接卷入,也是影响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特别是 20 世纪 70、80 年代,美国的政策和行动,深深地影响了纳米比亚非殖民化道路的命运。而学界多从非洲或南部非洲的非殖民化这个大视角来考察美国的政策或作用,偶见或散见或附带性地论述美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立场和成效。西方学者多是溢美之词,过于夸大美国在其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国内学者的评价较为客观,但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本文试图对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专家和同仁。

一、美国介入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原因

在战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外交关注的重点是欧洲,而随着对非洲认识的不断深化,非洲在其全球战略部署中所占的地位日益上升。位于南部非洲西南角的纳米比亚,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丰富的战略资源和

重要的战略地位,也逐渐纳入美国的外交视野,成为美国逐鹿非洲大陆的舞台一角和实现其全球战略构想的场所之一。和南非殖民主义政权的特殊关系也使美国直接或间接地干预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进程。大体说来,美国插手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的考虑。

1. 保护自身经济和军事利益,是美国卷入纳米比亚非殖民化事务的首要因素。南非和纳米比亚是美国在非洲重要的投资和贸易场所。美国对南非的投资一直增长很快,在其对非洲私人投资中所占比例最大。1951-1957 年每年平均增加 11.6%,1957 年达 3.01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在非洲私人直接投资总额的将近一半。^[1]美国对南非的贸易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60 年至 1965 年,出口和入口分别增加 52%和 110%,各达 4.38 亿和 2.26 亿美元。美国也是纳米比亚的最大投资者,它所控股的楚梅布有限公司垄断了纳米比亚的铜、铅、锌矿的开采,在 1948 年到 1961 年之间,该公司获得纯利润 1.05 亿兰特(1961 年,官方汇率为 1 兰特兑 1.4 美元)。^[2]此外,美国在南非拥有巨大的军事利益。美国在南非设立有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卫星追踪站,以及军事太空追踪站;美国海军定期使用开普敦和德班两个港口;美国的飞机也可使用南非的机场。

①对于“非殖民化”一词的涵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大多数西方学者把“非殖民化”看成殖民宗主国主动地、有计划地让与殖民地独立或自治的行为。国内学者过去很少使用这一概念,而代之以“民族解放运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该词有了明确的看法,大多数学者将其作为一个中性词来使用,认为非殖民化既是殖民地人民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也是殖民体系瓦解、殖民宗主国撤退的历史进程。有些学者进一步指出政治独立、经济自主和文化自治的辩证统一是构成非殖民化不可或缺的内容。笔者采纳了此种看法,而囿于资料的限制及其他缘由,本文侧重从政治独立的角度探讨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问题。



因此,美国要维持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既得利益,必然会插手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使其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2. 确保“关键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矿物原料的大量供应,是美国介入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重要因素。二战后,美国矿物原料的自给率不断下降,这方面的需求却继续增长,矿产资源丰富的南非和纳米比亚成为美国重要的供应地。南非是世界五大矿产国之一,黄金、铂族金属、锰、钒、铬、钛等战略资源在世界储量和世界产量中的比例十分可观。仅在 1978 年,美国工业所需铂类金属的 42% 和铬铁的 38% 从南非进口。^[3] 纳米比亚为非洲第四大矿产国,钻石、铀、铜、铅、锌、钨等储量或产量也均列世界前茅,也是美国所需矿物的主要进口来源。美国对国内工业所必需的“关键性矿物”的依赖,使它十分重视与南非的关系,关注纳米比亚非殖民化道路的走向,以防止资源供应链的中断。

3. 确保南部非洲航道安全和航行自由,也使美国很难置身纳米比亚非殖民化事务之外。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沿海地区拥有优良的港口和基地,其中沃尔维斯湾是大西洋通往印度洋的必经之路,也是唯一的可以停泊大型军舰的港口。沿印度洋、绕南非好望角出大西洋的航线是一条最重要的两洋交通线,历来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是美国和西欧进口石油、粮食和其他战略原料的主要水道,有“西方海上生命线”之称。据统计,美国进口石油的 60% 要经过这条航线运输。而且,这条水道可以将美国部署在大西洋、地中海和太平洋的舰队连成一体。因此,保持南部非洲海上通道畅通,是美国重要的战略考虑,这使美国不得不格外关注纳米比亚的局势,力图避免事态失控,以致影响好望角航道的安全和航行自由。

4. 遏制苏联在南部非洲的扩张,也使美国密切关注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苏联急切扩大在南部非洲的影响力,以减少美国在该地区攫取矿产资源的机会,威胁美国的石油供应线,从而给美国以致命的打击。1970 年代,苏联的军事力量不断膨胀,它趁美国陷于越南战争泥潭和国内“新孤立主义思潮”抬头之际,加大了对南部非洲独立进程的参与,大规模卷入安哥拉的冲突,加强对纳米比亚非殖民化事业的支持。美国对此高度警惕,它担心苏联会影响其全球战略的实施,尤其会影响其在南部非洲的战略利益。为了遏制苏联势力的渗透和扩展,确保美国在南部非洲的总体战略利益不受挑战,美国必然不能无视纳米比亚如火如荼的非殖民化运动,希冀按照自己的意图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二、美国的立场政策

美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受其在南部非洲的国家基本战略的支配,也深受历任政府对纳米比亚非殖民化问题的认识态度的影响,并与纳米比亚的局势紧密相

关。美国的立场政策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战后至 1970 年代中期,美国对该问题的政策最凸显的特征是两面性。1970 年代后半期至 1980 年代,美国力主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美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与南非少数白人政权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联系。而且,美国视后者为“非常有用的盟国”,是积极反共的战士,是和自己一道同苏联进行冷战的盟友,彼此之间存在很多共同利益。因此美国常常偏袒和纵容后者在纳米比亚实行的殖民统治,多次阻挠和反对联合国对南非采取有力行动。然而,美国也认识到非洲人民“宁愿要独立的破旧衬衫,也不要殖民保护的暖和毛毯”,担心横加反对和过分干涉会使它们倒向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不得不承认“自治”或独立是这些殖民地的政治归属,支持它们的政治愿望,愿意向它们“提供我们的良好照料和帮助,以有助于它们有条不紊地走向独立和确立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4] 此外,也为了改善自己在对待国内种族问题上的不光彩形象,美国不敢大张旗鼓地支持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在纳米比亚的反动统治,而时不时地唱起“民族自决”和“反对种族主义”的高调。

这种左右摇摆、自相矛盾的政策贯穿了战后至 70 年代中期的美国历届政府中,尤以肯尼迪—约翰逊时期最为典型。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非殖民化浪潮高涨,苏联以非洲人民的“天然盟友”自居,高举“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加快进入非洲的步伐,先后与南非邻国黑人民族解放组织正式建立了联系,并向他们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中国也同情和支援南部非洲人民的民族革命。苏联和中国的介入迫使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比前任总统更加重视非洲。肯尼迪“对非洲事务表现出美国政府官员所少有的热情”,^[5] 特别关注研究席卷非洲的反殖民主义的革命力量,公开宣布支持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民族独立运动,^[6] 强调要在南部非洲实现民族“自决原则”。约翰逊政府继承了肯尼迪对南部非洲的政策。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及其统治下的纳米比亚,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一改以往美国公然支持前者,忽视后者的立场,拒绝南非总理亨德里克·弗沃德访美的要求,投票支持安理会通过的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 1963 年第 181 号和 182 号决议,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对像在西南非洲所存在的那样一种形势感到满意”,^[7] 赞成联大关于取消南非对纳米比亚托管的 1966 年第 2145(21)号决议。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对纳米比亚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是希望“能阻止非洲的反殖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彻底结盟”。同时,美国和西方在南部非洲的经济、军事利益而也能够得到保护”。^[8] 因此这种史无前例的高调支持是口头多于行动,美国仍设法多方纵容和庇护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对于联大通过的经济和外交制裁南非的决议,美国投弃权票予以否决。肯尼迪—约翰逊政府还暗中资助南非政府,以商业形式向其出售大批军民两用装



备,增加私人资本的输出和进出口贸易。据统计,美国从1965—1967年卖给南非776架飞机。1965年,对南非的出口和入口在1960年的基础上分别增加52%和110%。^[9]

1970年代中后期,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纷纷独立,纳米比亚人民的武装斗争蓬勃开展。苏联趁机大规模插手南部非洲事务,卷入安哥拉的冲突,加大了对前线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军事援助,与“人组”的联系不断发展,答应向该组织提供更多武器。基辛格为此惊呼:“改革之风再次吹过非洲”。^[10]美国担心南部非洲形势发展会损害到美国的利益,更担心苏联和古巴进一步加强在南部非洲的活动。因此,美国调整对纳米比亚问题的政策,积极主张以谈判手段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更加主动地介入,明确宣布在纳米比亚实行“多数人统治是不可避免的”,表示要设法和平解决该问题。^[11]

卡特政府力争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以“促进反映西方政治传统价值的领袖和政府的产生”并为“反对外部强国继续侵入这个地区提供尽可能好的保护”。^[12]为此,美国同英、法、联邦德国和加拿大合作,组成五人“接触小组”。该小组同南非、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下简称“人组”)、前线国家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等有关各方进行广泛接触和讨论,最后达成了一个解决方案,其主要条款于1978年9月被安理会以435号决议的形式通过。

里根上台后,对苏采取强硬政策,支持南非的立场,一度使和谈陷入僵局。但美国没有停止斡旋活动,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切斯特·克罗克在各方之间进行穿梭外交,并与联合国真诚合作,经常向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通报情况。1980年代末美苏关系缓和后,美国继续开展外交活动,积极与苏联合作,发起多轮谈判,推动有关各方最终达成妥协,促成布拉柴维尔议定书的签订,从而使纳米比亚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三、美国因素对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进程的影响

美国自我矛盾的立场和两面政策对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进程产生了双重的影响。美国纵容和庇护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殖民统治,大大助长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气焰。特别是美国支持南非提出的“联系方案”,即,纳米比亚的独立必须同古巴军队撤离安哥拉联系起来解决,致使和谈难以取得进展。正是美国的姑息与支持,使南非敢于无视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决定,一意孤行地坚持顽固的殖民立场,从而大大延缓了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因此,纳米比亚独立道路曲折漫长,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鼓吹“民族自决”原则,有时和南非唱反调,支持安理会和联大有关合理决议的通过,从而鼓舞了非洲人民,给南非殖民当局构成了舆论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事业的进展。

不过,美国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两面政策往往使自身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境地。南非种族主义者对美国的“不

友好”行为提出了抗议,认为“它同美国的关系决不是毫无问题的”。^[13]而殖民地人民也批评美国没有以公正的方式支持他们的事业,帮助他们获得自由和独立。“人组”主席努乔马多次谴责美国对南非的怂恿和袒护阻挠了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美国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并没有成为每一方的朋友,相反,却正同双方相对抗,没有赢得任何一方的尊重”。^[14]

美国因素对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方案的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和其他西方4国组成的“接触小组”,在积极调解和多方磋商后提出了行之有效的重要建议: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下自由选举;南非逐步从纳米比亚撤军;在纳米比亚独立前的过渡时期,由联合国派遣维持和平部队进驻该领土。^[15]为促使南非和“人组”接受五国建议,美国进行了多方努力。一方面,向南非施压。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安哥拉对“人组”施加影响。同时,“接触小组”与“人组”举行会谈。最终“人组”声明接受五国方案,南非迫于形势表示承认。这些建议也被安理会采纳,成为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最权威方案—安理会435号决议的文件基础。而且,在美国的推动下,安哥拉—南非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于1984年2月在卢萨卡得以通过,从而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迈出了“重要的和建设性的一步”。^[16]

此外,美国因素还直接影响了纳米比亚独立的具体进程。美苏关系改善后,美国积极寻求苏联的合作,双方就南非和古巴从安哥拉双撤军问题达成了原则立场,为纳米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1988年5月至12月,美国同安哥拉、古巴和南非在伦敦、布拉柴维尔、纽约、开罗、日内瓦等地举行四方会议,经多轮艰苦谈判,就纳米比亚问题取得了一系列共识。12月13日签署的《布拉柴维尔协议议定书》确定了:从1989年4月1日起的27个月内,5万古军全部撤离纳米比亚;并从同一天起实施联合国435号决议;11月1日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选举。日内瓦谈判则规定南非军队从1988年8月10—30日撤出安哥拉。这样,在美国的出面调停和积极斡旋下,有关各方最终达成妥协。南非和古巴军队按照日程安排撤退,纳米比亚制宪会议如期举行选举,1990年3月21日纳米比亚正式宣告独立。

四、结语

为保卫战略资源的可靠供应和好望角航线的安全,维护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利益,遏制苏联势力的渗透和扩张,争取南部非洲人民,防止将其推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怀抱,美国加紧向非洲大陆南部扩张,把目光投向种族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多种势力激烈较量、非殖民化运动日益高涨的纳米比亚。

美国在支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南非殖民统治的同时,也须适应纳米比亚人民最终走向独立的潮流,美国决策层试图寻求一种方法,使非洲的自决要求同对殖民国家的支持协调起来。^[17]美国既不能削弱与盟国的关



系,也不想过分疏远当地非洲人民。因此,美国政府在纳米比亚非殖民化问题上采取两面政策。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和冷战的考虑,始终没有放弃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扶持和援助。同时,迫于形势的需要,美国不得不抬高支持民族自决的调门。1970 年代中期后,随着南部非洲形势的剧变,美国采取更加主动的立场,更深地介入纳米比亚非殖民化问题,力图主导纳米比亚非殖民化事务,使其纳入美国外交政策的轨道,致力于问题的和平解决。

美国对南非的支持维护和加强了后者的殖民统治,但它也鼓励帝国主义削减在非洲的势力,甚至欢迎非洲民族主义者有自己的发言人。^[18]这种做法在客观上有利于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运动。特别在 1970 中期后,美国在冲突各方之间进行积极斡旋和调解,推动了一揽子政治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协议的通过,敦促南非接受和执行联合国安理会 435 号决议,协助化解了南非和古巴从安哥拉双撤军的难题。尽管其“动机不纯”,但美国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实际效果的确是促进了纳米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有关各方最终能够达成妥协,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是同美国的积极推动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 [1][3]梁根成.美国与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80 年代后期美国非洲的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2]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编.非洲史(1918—1967 年·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4]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 April ,30, 1956, p. 716.
- [5]杨娟.经济援助和肯尼迪政府对非洲外交战略[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5.
- [6]戴超武.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外交与第三世界[J].美国研究,2006,(02).
- [7]梁根成.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南部非洲的政策[J].外交学院学报,1989,(03).
- [8]Edward R. Drachman and Alan Shank.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M].New York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 185.
- [9]梁根成.美国与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80 年代后期美国非洲的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10]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 August, 23, 1976, p. 262.
- [11]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 September, 20, 1976, p. 353.
- [12]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 October, 1979, p.21.
- [13]詹姆斯·巴伯.1945—1970 年南非的外交政策[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转引自梁根成.美国与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80 年代后期美国非洲的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14]Chester Bowles. Africa's Challenge to America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 [15]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1978. New York: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1979.
- [16]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 [17]David Ryan and Victor Pungo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colonization: Power and Freedom [M].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 [18][英]巴兹尔·戴维逊著,舒展等译.现代非洲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王友海